



图为北京青少年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与盈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

(本版照片均由武江摄)

以爱抗艾，他们在行动

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 汪 蕙采写

“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第三个30年。”北京青少年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向记者解释，“第一个30年是1949年到1978年，中国在这期间发展为一个政治大国；第二个30年是1978年到2008年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；第三个30年是2008年到以后，中国的社会组织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，深度参与社会治理。今年出台的慈善法就是一个标志，它对于现在的中国，就像1993年的公司法对于当时的中国一样。”

用张银俊的话说，自己“很有预见性”地在2006年发起了“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”（简称青爱工程），通过青爱小屋的援建，推动学校艾滋病防治教育、性健康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、公益慈善理念培育和传统文化教育。

缘起

2006年，张银俊在卫生部某杂志社工作期间，接触到艾滋病患者群体的生存状况。同时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目睹了一些女学生排队堕胎的可怕场景。“作为一个母亲，那一刻，我感到痛心不已。”因为工作关系，张银俊认识了从事性健康研究的青年专家李扁。

由于对青少年艾滋病和性教育问题有共识，李扁便游说张银俊辞去公职，做一番有意义的事业。“他当时跟我说，你赚再多钱也没意思，人这一生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”其实，这也是张银俊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于是，张银俊放弃了稳定且待遇很高的工作，跟志同道合的李扁开始探路。

“当时的思路是想从青少年性教育这个源头抓起，做好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；而要开展好青少年性教育，就需要成

小屋传爱 10年不懈



图为盈江三中学生上性健康教育课

立社会公益组织，用公益平台去推动。”有了思路，两个30岁出头、干劲十足的年轻人，没有去想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未来的结果，便开始闷头去做，共同发起成立青爱工程。

“我们当时什么也没有，青爱工程启动需要200万元资金，全是我从自己家里拿出来的。”张银俊说。2006年12月23日，青爱工程终于在万难之中启程远航。

发展

一晃10年。青爱工程这些年摸索出来的做法是，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中，即向公立的大中小学和幼儿园，援建“青爱小屋”。以此为依托，在学校里建立起固定的教学场所、固定的师资队伍和教学课程等，由此逐步推广开展“两个教育”——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和性健康教育。

然而在当时，中国很少有人愿意关注和谈及艾滋病，对性教育也没有概念，更不用说捐钱建设“青爱小屋”了。那些年，为了取得与地方政府的合作，张银俊通过政策倡导，调动各种资源、想尽各种方法。“我们曾经给全国600多所学校打电话，商谈合作建设‘青爱小屋’，结果一律是吃闭门羹，有人说还说给我钱我都不做。”张银俊回忆道。不过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不厌其烦、不辞辛劳地扮演着“说客”的角色。终于，在2007年11月，诚心感动了学校，第一家“青爱小屋”在辽宁省抚顺市第二中学落户。

截至今年6月15日，“青爱小屋”已在全国21个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48个地区的681所学校“开花结果”，并建立起11家省级青爱基地和9家工作站。各地青爱小屋所开展的防艾、性健康和心理健康等教学活动，累计影响逾千万人次的学生、家长，培训性健康教育师资数千人次，救助受艾滋病影响的特困儿童、青少年近2.2万人。

未来

对于青爱工程未来的发展，张银俊有清晰的规划。“一方面要更突出重点。”去年，李克强总理就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批示强调，要“重点支持疫情严重地区、中西部贫困地区防治工作”。张银俊表示，“青爱工程也要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和优势，弥补政府工作的不便与不足，更多地在疫情严重地区和中西部贫困地区设点布局，把关怀的触角延伸到需要帮助的家庭、孩子身上，使防艾教育与帮扶工作的效果更好。”

“另一方面是更广泛动员。”青爱工程的目标是“万间小屋，万方福田”，其发展重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，用人间大爱去实现“零艾滋”的人类目标。“要更多地争取各相关部门、各地方及社会组织、慈善人士的支持，更大范围地传播青爱理念，使防治教育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事业。”

“此外还需要更多创新。”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和媒体融合的时代，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面临着许多新问题。“我们既要打破‘谈性色变’的传统认识，又要思考青少年接受资讯渠道日新月异的新态势。”面对纷繁复杂的未来世界，张银俊相信，在过去10年中坚持下来的青爱工程，值得继续坚持，并将做得更好。

云南德宏：与“毒”“艾”的持久战

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一个村子，跟奶奶相依为命的小雷（化名）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了。这个11岁的男孩儿并不知道，他的父母因为艾滋病早已不在人世。小雷刚出生不久，他的父亲就因为毒品注射感染了艾滋病，母亲也被父亲传染，但由于没有发病，也没有主动检测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。小雷两岁时，母亲前往深圳打工，3年后因艾滋病发作身亡。2012年，因吸毒被抓的父亲也在监狱里发病去世。

在盈江县乃至德宏州，像小雷家这样深受毒品和艾滋病之害的家庭不在少数。日前，在“6·26”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，记者随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来到这里，采访当地禁毒防艾情况。

1. 祸根：毒品与艾滋

盈江县位于云南西部、德宏州西北部，与缅甸接壤。由于德宏州距离“金三角”很近，因此被称作“中国离毒品最近的地方”。对于毒品，当地人深恶痛绝，“吸毒在我们这里很常见，有好几个村寨全村人都在吸毒。”盈江本地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，“因为吸毒弄得家破人亡的很多，有的人本来很有钱，生活好好的，最后因为吸毒倾家荡产，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在盈江，毒品似乎总是与艾滋病连在一起。盈江县慈善协会会长杨春艳告诉记者，她认识当地9个吸毒的孩子，其中有3个都染上了艾滋病，主要是注射毒品时通过血液传播。“吸毒还可以戒，但染上艾滋病就严重了，无法治愈，在没发病前必须定期吃药，一旦发病就是等待死亡。”

通过血液传播感染艾滋病是一方面，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感染则是通过另一种途径——性传播。据杨春艳介绍，由于盈江紧邻缅甸，因此当地人与缅甸人通婚的现象不少，一般是当地男人娶缅甸媳妇。“之前发生过缅甸媳妇携带艾滋病病毒，然后传染给她老公的案例。”此外，还有当地男人到缅甸打工，与带艾滋病病毒的缅甸女人发生关系而染病，回来后由于不知情又传染给家人的。

2. 禁毒：官方携手民间

对德宏来说，禁毒从来没有停止过。2011至2015年，德宏州公安边防支队在云南省第三轮禁毒和防治艾滋病的斗争中，共立案毒品案件2715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2705名，缴获毒品5.54吨，严厉打击了边境毒品犯罪活动，有力震慑了毒品犯罪分子。打击毒品犯罪是禁毒的一方面，救助吸毒者、开展禁毒教育是另一方面，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。而德宏这些救助、教育工作的开展，是在当地政府和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的通力合作下进行的。



图为盈江县老百姓签署“天下母亲‘以爱抗艾’倡议书”

因为我们这里有人认为新型毒品如摇头丸、致幻剂等不是毒品。”胡安佐说。

盈江八中初二学生徐晶告诉记者，她亲眼目睹过身边不少人因吸毒而家破人亡，“学校开设的禁毒防艾课让我认识了毒品，了解到毒品的危害，这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”。

3. 防艾：消除歧视和恐惧

在云南德宏，跟禁毒一样艰巨的，还有防艾。曾经媒体所报道的四川西充县某村203名村民由于恐惧艾滋病，联名驱赶艾滋病男童小坤坤的消息震惊全国。在盈江，艾滋病患者境遇虽不至此，但歧视和疏远也很常见。

由于传统偏见，过去盈江很多当地人认为，艾滋病是一种“脏病”，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说明其行为不检点。同时，出于对艾滋病的恐惧和对其传染方式的无知，人们对艾滋病患者大多在态度上歧视、在行为上疏远，这种情况有时甚至发生在亲人之间。

盈江县女孩小莉（化名）的父母均是艾滋病患者，因为周围人的歧视和对艾滋病的恐惧，小莉和父母之

间变得陌生。“她从来不让她父母碰她，她父母很伤心。”杨春艳说。

从心底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，在盈江人之间达成一个默契：避讳谈论艾滋病。“如果谁家有人因为艾滋病死了，都不说的，一般就说肺病死的。”杨春艳告诉记者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艾滋病感染者出于羞愧和害怕被疏远，即使得知自己受感染也不敢承认，“有的人继续像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，致使家人感染上艾滋病，有的人怕别人知道，不去领药，最后死掉了。”

自从青爱工程在当地开展防艾教育以来，对艾滋病的偏见、误解和恐惧已经在民众中逐渐消除，艾滋病感染者的境遇也相应有所好转。盈江三中“青爱工程”

专职教师聂永仙，除了在学校课堂上给学生们普及艾滋病相关知识，还走向社会，利用业余时间为盈江县各个村寨的老百姓们做讲座。

6月21日晚9时开始的讲座，吸引了全县各个村寨几百人到场。上至90岁高龄的老太太，下到三五岁的小孩。听众之一的杨思菊告诉记者，“有一些村民是从几公里以外赶来听讲的，待讲座结束后，还要走几公里回去，到家都半夜了。”

“因为白天村民要做农活，所以只能将时间定在晚上。”聂永仙说：“讲座能让大家正确认识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，减少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。”在青爱工程工作人员的开导和帮助下，小莉现在已经可以跟父母拥抱了。

4. 性教育：从源头防艾

张银俊表示，“开展青少年性教育，是从源头上防治艾滋病。”然而，性教育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开展。家长羞于启齿、学校不重视、社会不规范……承担性教育的主角处于缺位状态。

为此，青爱工程通过在学校搭建“青爱小屋”、培训性教育专职教师、提供有针对性的教材等，给学生、家长上课，普及性教育。盈江县盈西中心学校校长赵加庄提到，“过去不管是学生、老师还是家长，大家对性教育都不理解，‘谈性色变’，经过这几年的培训、上课，情况已经明显改善，大家渐渐地理解了。”

盈江县盈西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女学生朗唯便在学校上过这门课。这个平时容易害羞的女孩在说起性健康话题时已经相当从容。

截至今年6月15日，青爱工程已在全国各地建有681间“青爱小屋”，离青爱工程1万间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。而要继续推进“青爱小屋”的落成，张银俊坦言，“除了取得地方政府支持，资金是最大的困难。我要是有100元钱，恨不得给地方120元钱，目前社会对性教育的认知和关注还是不够，但这绝对是每个家庭和整个社会真正需要的。”

心联小屋：为四川孩子打开一扇窗

对四川人来说，2008年永远难忘。“5·12汶川大地震”摧毁了许多城市、夺走了无数生命。都江堰新新建小学的杜丽老师，回想起那一天时，仍忍不住哽咽流泪。“我是班主任，我们班学生一共60个，那天走了55个。”杜老师说。地震摧毁了学校，也摧毁了她。汶川地震后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她变得脾气暴躁，跟别人一语不合就发生冲突，没有办法正常承担教学任务。

不过，正如一句话所说：“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，就会给你打开一扇

窗。”在汶川地震后不久，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（简称青爱工程）来到灾区，发起“青少年灾后心理援助联合公益行动”，为灾区孩子进行灾后心理重建，帮助他们走出灾难阴影。同时，青爱工程在灾区学校援建“心联小屋——灾区版青爱小屋”，培训心理健康教育和性教育方面的专职教师，杜老师就是那时与青爱工程结缘。“当时校长看我状态不好，就把接受青爱工程教师培训的机会给了我。”随着对心理健康教育和性教育的了解逐渐加深，杜老师不仅自己

走了出来，还开始帮助由于地震而产生创伤性心理障碍的学生。

印象最深的是一个18岁的孩子，地震后变得自闭，不跟外界交流。2013年芦山地震后更严重了，那时他的表现就像两三岁的孩子，晚上必须睡在爸妈中间才感到安全。”对此，杜老师和青爱工程为男孩提供了2年多的沙盘游戏治疗，现在他已经逐渐恢复，可以独立生活了。

如今，地震的阴影已经渐渐散去，青爱工程依托心联小屋，除了继续为学生们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外，

还推广其禁毒防艾教育、性健康教育等本职工作。6月23日，在都江堰顶新建小学的青爱工程家长课堂专题讲座上，杜老师为学生家长普及性教育知识。课堂上，一位学生家长表达了困惑：“我的小孩原来问我，她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。”而在听完讲座后，有家长表示懂得了更多与孩子关于性方面话题的交流之道。“虽然通过一两次课不一定能完全达到效果，但至少能转变他们的某些观念”杜老师说。

2008年至今，8年来，青爱工程在四川的成都、绵阳、都江堰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、达州、雅安、自贡等地援建青爱小屋（包括心联小屋）共194所，持续为青少年提供包括心理健康、性健康、禁毒防艾等方面爱的教育。